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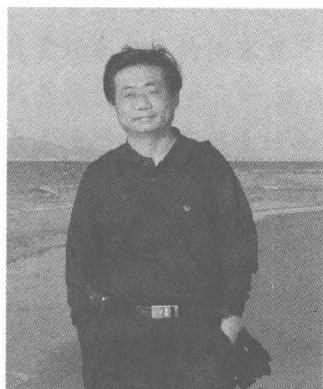


开吧，茉莉

KAI BA , MO LI

盛丹隽◎著

因社会生活前所未有的急剧变化而挣扎煎熬中，赋予他们某种静水深流般博大而惊人的力量，那种力量会让人在掩卷沉思之后，油然而生一股彻骨的寒意。



开吧，茉莉

KAI BA , MO LI

盛丹隽◎著

因社会生活前所未有的急剧变化而挣扎煎熬中，赋予他们某种静水深流般博大而惊人的力量，那种力量会让人在掩卷沉思之后，油然而生一股彻骨的寒意。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开吧, 茉莉 / 盛丹雋著. -- 兰州 : 敦煌文艺出版社, 2014. 1

(鲁迅文学院精品文丛 : 恰同学芳华)

ISBN 978-7-5468-0645-7

I. ①开… II. ①盛…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008370号

开吧, 茉莉

盛丹雋 著

出版人: 吉西平

责任编辑: 刘仕杰

封面设计: 三合公社

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本社地址: (730030) 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 568 号

本社网址: www.dhlapub.com

投稿邮箱 tougao@dhlapub.com 编务信箱 gy@dhlapub.com

0931-8773084(编辑部) 0931-8773235(发行部)

三河市恒彩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 13 字数 220 千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 000

ISBN 978-7-5468-0645-7

定价: 29.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 并许可使用。
未经同意, 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

鲁院何以成为“作家的摇篮，文学的殿堂”？

（代序）

白 描

鲁院的工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忙碌着。作为鲁院一名工作人员，我曾经在自己的博客里写道：学员们“来了，去了；去了，来了，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一拨又一拨。时光像沙漏一样，我的年华在他们身上流淌而去。我思索过如此存在的意义，有时也发出质疑。但最终明白，我属于他们。他们充实了我的生活，丰富了我的生命体验，拓展了我的价值疆域。我把心交给他们，愿意把灵魂敞露在他们面前。他们的呼吸牵动着我的心率，他们对你寄予期望，你同时也把期望寄予他们。他们会让你感到惊喜、骄傲，当然你也不能让他们失望。这样想后，即刻释然，不再为个人计划中的某些事情在他们身上延宕或者放弃懊丧。而一切付出也是有回报的，我的人生行囊里，装进了他们的礼物，是从别处不可能得到的礼物，那就是师生的感情。每当他们即将离去，每当与离去的他们重逢的时候，来自于他们的那份滚烫的对母校和老师的感念之情，让这个世界都变得温暖了。”“我知道我不属于他们。他们属于蓝天，属于大海，他们将驰骋于无边的草原和广袤的山川大地，他们属于未来。我呢，仍将像枚陀螺一样，在一个固定的点上兜圈子。还有生命的规律，大路在他们面前一直延伸，看不到尽头，因为他们年轻；而我，已经看清了前面的景观，因为我不再年轻。我只能陪伴他们同行一段，而后，路就由他们自己走了。但是，我仍要为他们祝福，我的祝福直达永远。”

这里写的是我的真实感情，也是我对自己的交代。

我们是以个体的身份定位于自己的工作岗位的，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名字，但在学员眼里，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大名、官名，那就是“鲁院”，我们出现在学员面前，代表的是鲁院的形象，同时，我们还是一条纽带，一座桥梁，联系着学员与党和政府。鲁院工作无小事，高研班工作无小事，任何一个培训班的工作都无小事，从教学，到管理，到服务，从院长、老师，到做饭的大师傅、打扫房间的服务员，是一个整体结构上的链条，这个链条正常出色运转，学员不光会给我们打高分，还会感恩党和政府，相反，哪个环节出问题，不光会影响到学员对鲁院的看法，进而会影响到对党和政府的看法。我们举办的“80后”作家班、网络作家班、少数民族作家班，都印证了这一点。

每一届高研班，每一个培训班，我们都精心设计安排课程，认真组织实施教学计划，我们已经建立起一套自己的教学体系，但我常常在问这样一个问题，鲁院教学灵魂性的东西是什么？学员们的期待与我们的给予能否统一？我们将把他们送上一条什么样的路子？客观讲，学员们更多想的是得到知识和信息，学习方法和技巧，在这些方面，我们基本上满足了学员的要求，但这不是我们教学的全部，更不是我们教学的灵魂，灵魂性的工作是丰富和提高学员的综合素质，夯实作为一个作家的基本建设，这就是人格建设，是为何写、为谁写、写什么、怎样写的核心价值理念。这个工作必须渗透到教学的各个环节以及管理与服务的各个环节中，当然，不是生硬地灌输，而要以一种“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方式来进行。比如我们安排的国情与时政课程，请有关领导和各方面专家来校讲授，不是高台教化，而是客观介绍情况，交流认识和看法，学员们很容易接受，他们过去习惯站在本地区、本民族立场，站在个人立场看待问题，现在却能站在全局，站在党和政府的立场来理解我们的国情、我们国家的大政方针。我们的大文化课和文学课，通过对文化视野的拓展，对文学艺术普遍性规律和主流经典作品意义的分析介绍，让学员们自然建立价值评判标准，自觉走向主流文化、主流文学。要引导学员走正经路，做正派人，写正道作品；面对文学事业，要有大视野、大胸怀、大境界、最好还有大手笔；起码要建立起四个基本意识：大众意识、祖国意识、使命意识、经典意识。——这是我们应该给予学员的

最主要的东西。如果只传递给学员知识和信息,只教会他们技巧和方法,那只能培养出写手,而培养不出伟大的作家。

鲁院历史上出现三个辉煌时期:20世纪50年代前半期、20世纪80年代、21世纪高研班,也就是现在。2007年底,中央电视台“艺术人生”栏目拍摄“鲁七”片子时,很多人认为鲁院的辉煌已经到了顶点,觉得高研班往下非常难办了,可是一直到今天,这种非常好的势头还在延续着。我认为我们还可以再创辉煌。“传承、创造、担当、超越”,鲁院的校训,应该是激励我们每位学员不断前行的动力,也应该成为不断激励鲁院每位工作人员不断前行的动力。

欣闻以鲁二期为重点出版鲁院“恰同学芳华”丛书,这是件好事,这套丛书除集结了鲁二期学员的作品外,也涵盖了一些其他班级学员,可一窥概貌。这个班的学员们大多都是从事编辑工作的,学员们也都比较成熟,许多学员今天已走上了各省市文联作协系统的领导岗位,创作上的成就也颇丰。在他们班进院十周年、鲁院二十期之际,出版这套丛书是件很有意义的事,在此我表示衷心的祝贺,并将曾总结鲁院工作的文章,摘要修改,代为序。

(作者系鲁迅文学院原常务副院长)

C 目录 ontents

羊肉串	001
雾中花园	017
烟 尘	029
画家老朵	043
开吧，茉莉	052
小黑裙酒吧	067
我的香格里拉	081
哥俩好	095
雕 塑	111
我怎么到这种地方来了	124
QQ之歌	139
重 奏	149
街头漫游	155
需要相遇	168
重叠的感觉	182
编 后	195

羊肉串

熟悉老钻工阿桂老婆白小萝的主儿，粗分起来大体有两类：一类是阿桂的狐朋狗友，一类是白小萝羊肉摊前的食客。

刚开始，阿桂对白小萝在油田电影院门口烤羊肉串，那绝对是举双手反对的。歇菜吧，你去烤羊肉串谁带小金刚？对这个近乎于白痴的问题，白小萝似乎早有准备，她模仿电视里女星的样子撒了个娇，侧身扛了扛阿桂的肩膀，说：“你妈我婆呀”。“不行不行”，阿桂直摇头说，“我老妈病快快的，自个儿都要人照顾，还有力气带小金刚？”这一晚，无论白小萝在床上怎么犒赏阿桂，阿桂愣是咬定青山不放松，一根筋坚持到双方精疲力竭背靠背睡去的时候，口风才有了些许松弛，他说：

“小萝，别眼气人家烤羊肉串，那挣的都是辛苦钱……”

白小萝明白老公的意思，阿桂是生怕自己吃了苦不说，还连累到正在蹒跚学步的小金刚。小金刚的脸蛋胖嘟嘟的，一笑嘴角那对深浅不一的酒窝，简直迷死个人了。或许正是为了儿子的那对酒窝，以及与之相称的未来，白小萝才萌生了打牢家庭经济基础的念头。

四年前，经已定居油田的堂婶做媒，二十岁的川妹子跨省嫁到油田，与正值而立之年的阿桂缔结了秦晋之好。从此，像同村的堂婶一样，白小萝也实至名归，成了无数油田家属中的一员。堂婶一家住在双河，那地方离官庄镇有上百里地儿，刚结婚的时候，阿桂带着白小萝去过一次双河。堂婶堂叔很客气，做了一桌好吃的菜肴。吃午饭时，堂叔的目光有点异样，总是偷偷摸摸地瞟白小萝一下，弄得白小萝很难为情，只顾埋头扒饭。堂叔的儿子铜头和阿桂在一个井队，两人铁得就差穿一条

裤子了，阿桂过单身日子时长期守在双河附近打井，逢周末被铜头带回家里打牙祭是常有的事。因而对堂叔投来的目光，白小萝自然不好跟阿桂啰嗦什么，中间有段时间大家都忙，加上怀孕生子，白小萝与堂婶之间的走动就基本处于停滞状态了。直到前些天，堂叔陪婶子来职工医院看病，顺道到白小萝家做了一次客。那天阿桂像平时一样在野外打井，白小萝独自张罗了一桌子正宗的家乡菜，吃得堂叔嘴角冒油，一高兴多整了几盅，结结巴巴、胡天海地乱吹一通，仿佛天下没他不知的事儿。吹就吹吧，但堂叔后来所做的事就太出格了：他竟趁堂婶去卫生间之际，悄悄溜进厨房，将一只粗糙的咸猪手，贴上了白小萝薄裙下的屁股，还颇具挑逗意味地搥了搥。

白小萝那时正弯腰撅臀，俯在水槽边洗碗。她不知自己撩人的姿势，对堂叔的视线构成了多么难以抗拒的冲击力。那一刻，她的尖叫与瓷碗破碎的声音，惊得堂婶本能地窜出卫生间，边提裤子边问：“怎么啦，小萝？”她脸色煞白，眼泪汪汪地瞧着堂婶，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堂婶瞅瞅双手垂立在门边的男人，立即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丑事儿，训斥道：“一边去，瞧几杯猫尿把你弄成啥样了，还有点人形么？”男人辩解，还振振有词：“不小心碰了她一下，大惊小怪什么！”堂婶把白小萝拽进卧室，抱起午睡醒来的小金刚，一面晃悠着，一面劝说白小萝，这事到此为止，千万别叫阿桂知道了；又说你堂叔人不坏，一家人的生活全靠他撑着，他可不能有个三长两短呀。堂婶说：“小萝，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就这样，堂婶凭女人的智慧，把皮球踢给了白小萝。当天夜里在床上，堂婶揪住男人的耳朵说：“酒壮色胆，连窝边草也想吃啊？”男人醉意深重，长长地吁出一口气说：

“怪只怪她的屁股，谁受得了啊……”

白小萝将堂婶踢过来的皮球暗自拍了一周之后，决定抑制心头的愤怒和恶心，佯装若无其事的样子，照常过自己的小日子。个中的道理明摆着呢，还真能告诉阿桂？影响了夫妻感情不说，弄不好阿桂还会纠集一帮哥们儿赴双河将那年过半百的修井工拾掇一顿。这样一来，虽说貌似出了口气，但两家从此交恶肯定是铁板钉钉的事。瞧着小金刚粉嘟嘟的脸蛋儿，白小萝的心里很不是滋味，如今娘俩全靠阿桂过日子，说不定哪天阿桂也拈花惹草了，娘俩儿还有什么奔头？白小萝知道，像她这

样的油田家属，即使今后写申请让安排个工作，充其量是看个大门、打扫个卫生、待弄个花草树木，每月百儿八十的，连小金刚的奶粉钱都不够。

白小萝是个有主见的女人，不到时机成熟她是不会将掩藏的念头，告诉任何人的，包括阿桂。那时候的阳光已有了炙热的感觉，稍微动动，身上就是汗津津的了。恰好在这个时候，那念头竟像夏天的日头，越来越烈，弄得她都有点寝食难安了。遇上晴好的天气，她一准儿会推上育儿车，一边带小金刚一边溜达，设法从油城的街头发现商机。白小萝寻思：做时装店啦，皮鞋店啦，饭店啦，书店啦，糖烟酒店啦，好是好，风吹不着，日晒不了，但本钱太多，家里的那点儿积蓄，根本经不住折腾。就这样，在转悠了两个月之后，她发现，能说服自己并认为切实可行的事儿，竟然是烤羊肉串——能当天赚钱，且投入不超一千。符合这个条件的，除了支摊卖烤羊肉串，白小萝的小脑筋儿委实是开不出第二个窍来了。

支摊卖烤羊肉串，最大的特点是门槛准入低，没多大技术含量，易学、易懂、易掌握；况且，还需求旺盛。在避风的街角，在电影院门口，在住宅小区楼头，四根细钢管支起一顶红绿相间的塑料雨棚，再摆上四张小方桌，每桌配上六只小马扎，就是一个很上档次的摊位了。在明亮而烟雾蒙蒙的灯光下，端坐在矩形烤炉后头的白小萝，一面微笑，一面手握羊肉串，不停地在红彤彤的炭火之上翻烤着，时不时刷上羊油，撒上辣椒面、精盐、孜然粉，在那滋滋的烤肉声中所散发出来的孜然的独有芳香，会不停地刺激着油城夜晚的味蕾。下夜班的人儿，一般都会强烈地抵制诱惑，一口接一口往地肚里咽口水，都走到自家楼头了，无奈又掉转单车直奔过来，要上二十串、一瓶小二或冰镇啤酒；否则，漫漫的长夜又怎能安然入睡？若遇上著名的足球赛事，球迷们一定是要通宵达旦的，那架势让人弄不明白他们是在吃羊肉串，还是在喝酒买醉。很多时候家里电视机里的赛事直播尚未开始，好多人已是醉意朦胧，一副昏昏欲睡的样子了。不过，白小萝是极少拖泥带水到后半夜的，主要原因是她动作麻利，烤得快，卖得也快，往往不到夜里十一点，当天备下的一千串羊肉就会被食客们扫荡一空。一串两毛，对半的厚利儿。收了摊，理清钱，白小萝会急不可耐地钻进卫生间，冲上一个热水澡。别看一串串鲜嫩的羊肉吃起来怪香的，但烧烤时落在衣服、头发上的油烟，

却又腥又膻又臭，真的是要多恶心有多恶心。不把身上弄清爽了，白小萝怎能进入恬静的梦乡？

这年头，谁会嫌钱烫手啊？月入三千，对于像阿桂这样“一头沉”的家庭而言，那绝对算是个令人着迷的数字了。要知道，日子还在继续，月份还在增加，小萝若是照这个路数将革命进行下去，还了得？阿桂很快做通了爹娘的思想工作，两位老人通情达理，表示一定带好孙子。这样，白小萝的后顾之忧就被阿桂给彻底解决了。

那时候，阿桂的井队始终在以官庄镇为圆心的范围之内打井，其半径最远也未超过一百公里。离家近的时候，遇上下夜班，阿桂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换下工衣，骑上他的大阳牌摩托车往家赶，帮白小萝切羊肉、洗钢签、串肉片儿；发动哥们揩油田的油，用来自公家的白铁皮、不锈钢管做了一个十分漂亮的推车；还帮助白小萝开发了新品种，如：烤羊白蛋、烤羊红蛋、烤羊筋、烤羊肝、烤羊脆骨等，不一而足。有了阿桂的热心参与，白小萝的羊肉串摊儿，眨眼间壮大起来，并武装到了牙齿。一推车，冰柜、烤炉、桌椅板凳、啤酒、木炭，那是一应俱全了。铜头还别出心裁，悄悄做了个灯箱，上写红色的四个启功体电脑刻字——羊肉西施。白小萝说：“去去去，西施个鬼啊，丢死人了。”铜头说：“嫂子，外行了吧，这叫品牌意识懂不？”阿桂也在一边帮腔，说有比没有好。白小萝执拗不过，只好听从了他们的安排。摆上灯箱招牌的头一天，油田影剧院门口的同行们，仿佛都在用奇怪的目光瞧着她，弄得白小萝身上像沾了麦芒似的浑身不自在，悄声埋怨待在一边喝啤酒的阿桂和铜头说：

“瞧你们弄的啥事儿，快去把灯箱的电给我关了。”

白小萝的话未落音，熊福便独自走进了他熟悉的雨棚。他走路的样子有点像在走太空步，深一脚浅一脚的，看上去又滑稽又可爱。他在烤炉跟前坐下之后，两眼始终憨憨地盯着白小萝的脸蛋，咧着嘴傻乐。熊福过于异样的目光和笑声，引起了铜头的警惕，铜头在桌子的掩饰下踢了踢阿桂的脚踝，又朝熊福的背影努了努嘴，意在引起阿桂的注意。酒后的熊福显然有点目中无人了，他慢慢收起傻傻的笑容，说：“三日不见，嫂子成羊……羊肉西施了？”白小萝嫣然一笑，起身朝阿桂这边瞟

了一眼，打开冰柜取出五十串羊肉，搁上烤炉说：

“又喝多了吧？酒我看就别喝了，喝瓶可乐怎么样？”

“喝！老一套普燕儿，”熊福看着白小萝说，“光吃肉不喝酒，那多……多没劲儿。”

“一瓶，不能多喝了。”

“放……放心，”熊福说，“今天夜里不整点，肯……肯定睡不着。”

白小萝手持羊肉串啪啪地翻动着，透过面前骤然升起的油烟，朝阿桂喊道：

“老公，冰镇啤酒一瓶，普燕的。”

阿桂起身“嘭”地撬开瓶盖，将一瓶普燕和一只纸杯摆在熊福面前。这两个男人的邂逅，没有笑容，没有语言，没有尴尬，气氛有点木然和凝重。阿桂不是傻瓜，他从熊福醉意深重的目光中，看出某种令自己心头一惊的东西。回到座位，接过铜头递上的一瓶普燕，中间一个盹儿不打，就一气吹了个精光。阿桂手握普燕，仰天咕嘟的情景，自然被白小萝尽收眼底。孜然、辣椒面、精盐，在通红的炭火烘烤下，一面滋滋作响，一面烟雾萦绕，还散发出羊肉串特有的香味儿。当时白小萝是用透过烟雾的目光，去看阿桂和铜头的，虽说她的目光分辨不清那哥俩脸部表情的含义，但突然出现的怪异的气氛，却不得不让她提高了警惕。

熊福这个时候来吃羊肉串，对白小萝来说一点都不意外。要知道，她支摊烤羊肉的第一天，碰到的第一个食客，正是眼前这个文质彬彬的熊福。不知是白小萝的羊肉烤得好吃，还是白小萝的模样俊俏，这个姓熊名福的人儿，就像着了魔似的定时光顾，几乎天天不落。每回来熊福的消费不高，一瓶普燕两块五，五十串肉八块，收十块优惠五毛，既有赚的，又有人情。白小萝猜想，像熊福这样瘦小、白净、文弱，戴金丝边眼镜的人，不是学校里的教书先生，就是坐办公室的机关干部。有一次闲聊，问及熊福的工作单位，虽说与猜想的有出入，可也算猜对了一大半——坐办公室的，一名搞地质研究的工程师。这么年轻就工程师了，白小萝故作吃惊地瞟了熊福一眼说：“真不简单。”熊福笑笑，说：“年轻个啥，三十出头了。”“看不出来，”白小萝又娥眉一挑，说：“一点都看不出来。”白小萝有点失望，心想要是个有权有势的机关干部，该多好，说不定动动嘴，阿桂就不用整天在那种兔子都不愿拉屎的地方，

撅着屁股朝地球一个接一个拼命戳窟窿了。

说老实话，白小萝的生意之所以好得出人意料，与她那养人视线的小样儿，绝对是成正比的。不信？可以去油田影剧院广场走一走、瞧一瞧呀；巡视完毕，数十家烤羊肉串的女主角，其姿色的高低自现。这是没办法的事儿，一个人的容颜，毕竟是爹娘给的，不是谁想西施就西施、想貂蝉就貂蝉的；美就是美，摆在那儿，实实在在，自自然然，犹如一幅迷人的风景画，艺术着哩。白小萝的脸蛋、眼睛、嘴唇、手臂和小腿，都似乎被精心设计过，因而看上去既玲珑乖巧，又浑圆自然。白小萝脸色红润，见不见人脸上都浮有一层淡淡的笑意，那笑意很甜、很妩媚、很黏人的目光，尤其是那双清澈如水的双眸，看人看物的时候总透着一种安详与宁静。白小萝整洁的衣着、秀丽的长发、围裙下并拢的双腿，以及衬衣后头醒目的乳房，给人的印象恰似皓月下的一株丁香，迷蒙、亲切，看似娇柔无骨，却又暗香浮动。

烤羊肉串的白小萝，在熊福的眼里，纵然不是天下最漂亮的女人，至少是之一了。在油田这种邮票大的地方，能够让熊福眼睛一亮的女人，掰着指头也数不出几个。因此，像大多数男性食客一样，熊福光顾白小萝羊肉串摊的目的——食与色，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说不清哪一面更为重要。品尝美食和欣赏美色，自古以来就是人类与生俱来的需求，更何况荷尔蒙分泌更接近丛林法则的雄性动物呢？每当夜色来临，若时机不对，想在白小萝的雨棚下的六张方桌边找个位置坐下，委实是不容易的。不过，这种事难不倒熊福，他装满数学公式的脑瓜，经过不到十天的观察，很快找出了其中的规律——晚上十点半以后六张桌子总会有一张空着的。这种时候，熊福往往会微笑着走进雨棚，在那张空桌旁坐下，掏出香烟和打火机搁在桌角，然后朝白小萝打出一个响亮的榧子，之后白小萝就会以约定成俗的方式，烤上五十串羊肉，入盘摆在熊福的面前。熟了之后，开普燕、斟酒的程序，一般情况下熊福自个就代劳了。今天晚上，白小萝之所以没让熊福自己做，原因有二：一是熊福喝高了；二是捎带表明自己是个有老公的女人。白小萝暗自思忖，熊福是个念过书的人，在这种场合，一个女人用这种亲热的方式叫老公去伺候客人，客人应当什么都明白了吧。

这事儿若搁在以往，白小萝所要的小伎俩，肯定是会被熊福识破的。

但今天的熊福显然不行，晚上在饭局上和平时玩得好的五个哥们儿，拼了四瓶卧龙玉液，怎么说人均也有七八两了。被七八两烈性白酒所浸泡的熊福，其脑细胞有的醉了，有的睡了，有的亢奋了，有的慌乱了……如此一来，熊福想斯文、想不疯、想不酒后吐真言都有点困难了。这个酒足饭饱后的熊福，连走路的姿势都一摇三晃了，还要在深更半夜的时候光顾白小萝的羊肉串摊，怎么能叫阿桂和铜头不心生疑窦、五味杂陈呢？白小萝把烤好的羊肉串装盘，笑着递给熊福说：“慢点吃，别急。”熊福一手接过盘子，一手抓起一支羊肉串，龇牙咬住钢签上喷香的肉块，然后稍微用劲拽动钢签，那肉块便迫不及待地钻入他的舌头和上腭之间，接受其咂吧有声的咀嚼去了。吃到第十串羊肉的时候，熊福举起只剩半瓶的普燕，又咕噜咕噜了一气，随后，蓦地想起了什么，放下酒瓶瞧着白小萝说：

“不对劲儿，那肉味……”

“怎么不对？”白小萝拿起身边的富光透明茶杯，拧开盖子喝了口茶水，明知故问地笑着说，“肉还是那个肉，料还是那个料，味怎么会不对劲儿呢？”

“没……没加我……我给你的那个粉儿？”熊福又咬下一块羊肉说，“别人加，你不加……那肉味……就……就不如别人的香！”

白小萝轻咬下唇，目光平静地朝熊福摇了摇头。不远处，阿桂和铜头又一次把普燕长长的瓶颈碰响，一人一瓶，满满的普燕没怎么咕噜几下，就被他们再次吹了个精光。熊福所说的那个东西，其实没什么神秘的，不过是大烟壳磨出的粉儿，那粉儿褐黄色的，闻起来没什么特别的味道，像辣椒面似的。据说，将那粉儿罨进孜然粉或辣椒面里，烤出的羊肉又香又嫩又过瘾。熊福说得没错儿，在油田整个卖烤羊肉串的市场，将大烟壳粉作为一种调味品，已是一个公开的秘密。白小萝头一次去田李庄调味品市场采购辣椒、八角、桂皮、茴香的时候，田姓老板娘便悄悄地从柜台下摸出一袋一斤装褐色的粉儿，说：“妹子，要想生意红火，一定要先弄上一袋，给别人八十，给你算六十五怎样？”白小萝接过塑料袋晃了晃，问：“什么粉，这么贵？”田姓老板娘说：“不瞒你说，凡是在油田烤羊肉串的，没有不用这粉的。”大烟壳粉？白小萝像被胡蜂蜇了一下似的，把手里的塑料袋塞进了老板娘的怀里，说：“太贵了，

我不要！”田姓老板娘诡异地笑笑，说：“妹子，早晚你会要的。”“等要的时候再说吧。”白小萝说完就在心里同自己较上了劲儿，以前在家烤给铜头和他的哥们吃的羊肉串，没用这粉，也没听他们说不如外面的好吃。哼，我就要和加了那粉儿的比比，瞅瞅到底哪个好吃！没料到在卖烤羊肉串三个月后的一个深夜，也就是昨夜快打烊的时候，坐在一边正吃着羊肉串的熊福，见四周没人，突然走上来，悄悄塞给白小萝一个黑色的塑料袋，低声说：“明晚儿，在孜然粉里加上一调羹这个粉试试。往菜里添过味精吧？就那样。记住，一定搅匀了。”晚上回到家，白小萝拿出那袋东西一瞧，霎时愣住了：这个熊福，送我这粉儿是什么意思？难道他吃出我烤的羊肉串里没那东西？天啊，加没加那东西，果真能吃出来？那袋子像烫手的山芋，从白小萝的指间滑入到餐桌上，她脑子懵懵地迅速将自己剥了个精光，钻进了卫生间。来自太阳能的热水通过莲蓬头，喷出一个圆形的水雾。立在水雾里的白小萝仰起脸，紧闭双目，任凭温度适宜的水柱，如丝如缕地缠绕着她那娇小的身子，一种既无力又无助的情绪，犹如破窗而入的冷风，迅速裹挟了她的每一寸肌肤，弄得水柱里的白小萝周身掠过一阵无法遏止的战栗……一阵夜风吹过，白小萝哆嗦了一下，毕竟是仲秋了，风中不仅有了凉意，也含上了夜露，她伸了个懒腰，然后深深地吸了口气，白了熊福一眼，酸不溜丢地说：

“不如别人的香，还天天来吃啊？”

现在仔细分析起来，白小萝的这句话应当没什么问题，不管从哪个角度去咂摸，去玩味，那句话都含有亲昵、责怪、不忿的弦外之音。不是恋人，不是夫妻，不是情人，天下哪个女人会说这种话？连铜头和阿桂都听得竖起了耳朵，加强了革命警惕性，奇怪的是当事者熊福却不但没听出那句话的味道儿，还全然忘掉了白小萝老公和铜头的存在，气呼呼地提高了嗓门：

“咋的了？不能天……天天来吃呀，又不是不给银子。我喜欢你……你烤的羊肉串，不行啊？”

熊福在关键时候的结巴，或许是他招来血光之灾的最重要原因。熊福说完“我喜欢你”四个字之后，舌头突然不听使唤了，足足停顿了三秒钟，才蹦出后面的话。因为这三秒钟的存在，阿桂于是就有了充裕的时间。他拎起普燕啤酒瓶，飞身而至，抡出一道惊艳的弧线，几乎没等

熊福把后面的话讲完，那绿色的普燕酒瓶就在熊福的脑瓜上开了花。与此同时，雨棚下传出白小萝悲惨的尖叫声。那一瞬间，熊福本能转身扑向阿桂，恰巧在这个时候，铜头手中那把被咬掉羊肉的钢签，就迎面插进了熊福的胸膛。

那时候熊福的尖叫声，显然要比白小萝的悲凉万分，虽然醉了，但在那个比闪电划破天空还要短暂的瞬间，他忽然清楚地意识到下面即将发生的事情……当油田影剧院门口烤羊肉的和他们的食客，把白小萝的雨棚围得水泄不通的时候，熊福被插了钢签的身子，就犹如面条似的一头栽进了阿桂的怀里。

在杀人事件发生的当天夜里，好事者就绘声绘色地将之挂到了网上。油田一家亲论坛跟帖者蜂拥而且，有痛心者、愤怒者；有同情者、悲悯者；有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者；更有可恶的幸灾乐祸者。越到后来，人们兴趣的焦点转致白小萝的身上，还贴上白小萝烤羊肉串的工作照，叫嚣着就是她，就是她。“太美了，世上怎么会有这么漂亮的女人呢？”这个男性网民的审美目光很犀利，不过接下来此网民话锋一转，醋劲颇足地感慨道：“好×都叫狗日了。此乃正应了那句老话，红颜祸水也。”还有人，可能是她的同行，赤裸裸地指出：“这个女人哪里是烤羊肉串卖呵，分明是卖色么。呵呵。”瞧瞧，隐去面孔的人言，还真不如萝卜屁儿。萝卜屁虽招人嫌，充其量不过刺激一下人的鼻子而已，绝不及此等人言伤人。好在，白小萝家没电脑，所以她不是网民，她看不到那些萝卜屁不如的帖子。当然，生活还在继续，灌水者再怎么过足嘴瘾，也无法换来足够维持日常开支的钞票，到后来发现既伤害了别人，也伤及灌水者作为一个人存在的尊严。慢慢地，曾一度被炒得沸沸扬扬的杀人事件，如同一块沉重的石头，被丢进新发帖子的汪洋大海，很快被淹没得杳无音讯了。原因很简单，因为后面发生的事情，只与当事人有关了。白小萝在被公安机关留置作证期间，有几次半夜惊梦，虚汗淋漓，暗自决定等获自由之后，一头扎入翠湖，或在家中卫生间的水管上挂条绳子，来个一了百了。可真当她回到家，看到小金刚屁颠屁颠张开小臂扑出来的时候，白小萝犹豫了……小金刚扑进她的怀里，仰起小脸泪光涟涟地问：

“妈妈，去哪了？想死我了。”

那一刻白小萝涕泪滂沱，疯了似的把小金刚紧紧地拥在怀里，又是拍儿子的屁股，又是吮儿子的脸蛋，弄得立在一旁的公公婆婆看不过去了，两人冷了脸，几乎异口同声地喝道：

“不要命了，轻点！”

经过将近十天的隔离留置，白小萝整个人像失去水分的豆苗，一下子蔫了许多。她披头散发的，抹了把眼泪，扑通一声跪到阿桂的爹娘脚前，用一种颤抖而又惊悚的声音说：

“爸妈，我好怕哟……”

由于面临失去亲生儿子的悲痛，这对走南闯北的老石油夫妇，显然很不通情达理了。公公哼了一声，一跺脚走了。婆婆的怒气显然未消，说她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偏偏烤什么羊肉串？婆婆说：

“放下小金刚，回你自己家去。”

“不，”白小萝上前搂住婆婆的双腿，哭诉道，“不啊……你们这样做，真不如杀了我呀……”

“哼，”公公一副不屑的神情，说：“你想想，我家阿桂哪点对不起你？烤羊肉串，就烤吧。犯得着暗地里偷偷摸摸的，搞那种名堂？”

“谁偷偷摸摸的了？”白小萝“噌”地站起来，不知哪来的勇气，一个箭步冲到公公面前，指着公公的鼻子理论道，“今天你不说清楚，咱俩没完儿！”

“嘿嘿，还有理了你，”婆婆说，“那个死鬼熊福，为什么要送你大烟壳？”

“我怎么知道？”白小萝说，“他要送，我有什么办法？”

这是她嫁到油田后第一次和公婆争吵，跟老两口辩论莫须有的两性关系，简直是越描越黑，越辩越乱，弄到最后跳进黄河也难洗清。这样想来，白小萝累了，不想吵，不想闹，不想辩了，她搂过小金刚，亲了口，交代儿子说：“好好听爷爷奶奶的话，妈妈会来看你的。”说完，起身背过随身携带的小皮包，头也不回，下楼离开了公婆家。哼，白小萝鼻子一翘，老娘早晚会偷走小金刚的，到时候，就让这两个老东西趴在老母猪的屁股上哭去好了。

很快法医的鉴定结果出来了。鉴定结果表明，死者熊福的脑壳具有